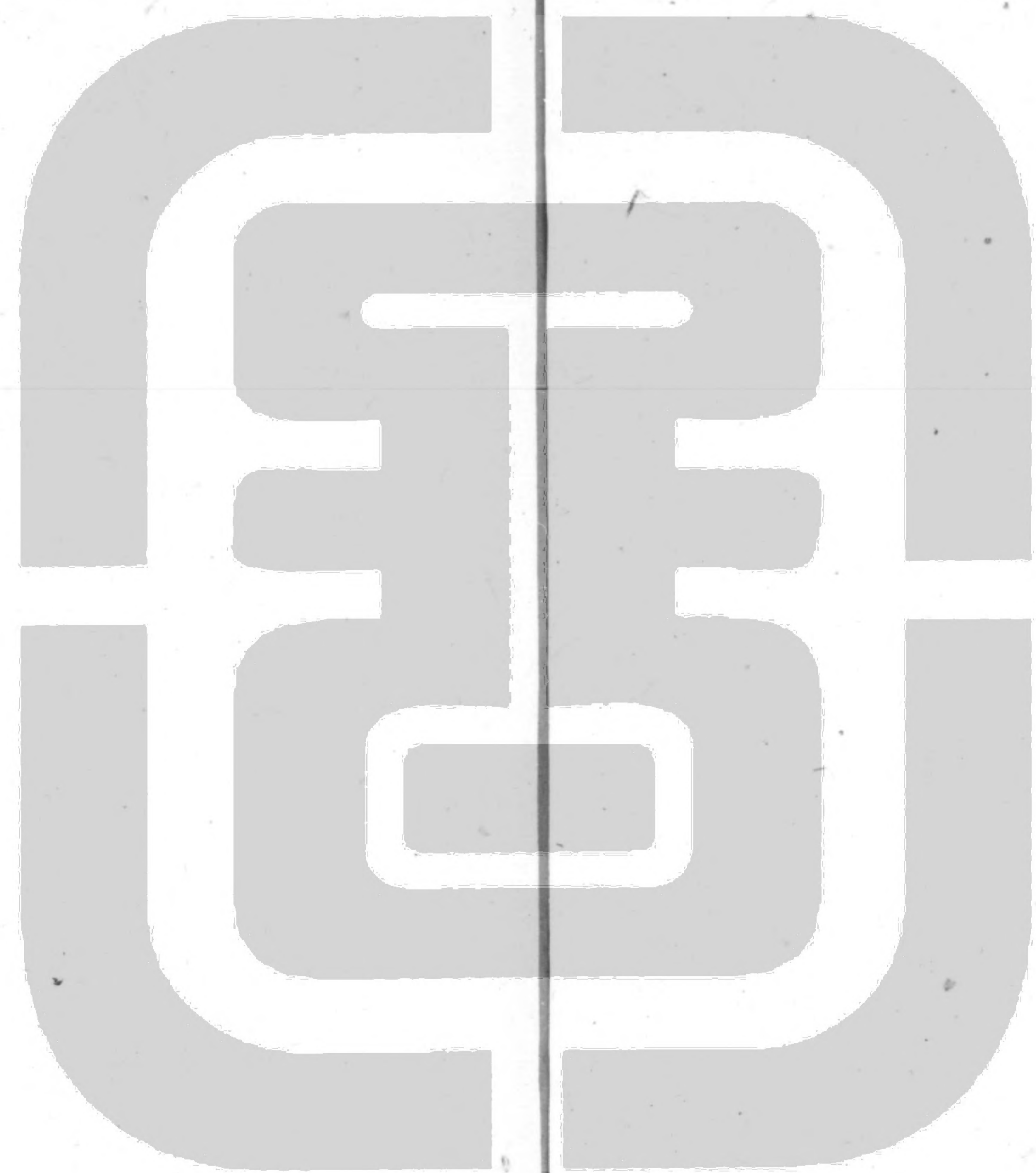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仁



跋寤語後



昔華胥子既夢寤而以其言
質之天倪生也天倪生曰若今
夢耶寧向者之非寤乎華胥
子惘然失疑其為嚙語也此

昔人蕉鹿之辨喻冥於至
道者夢與覺兩忘之也予
讀李子中條所著寤語該
洽古今罔羅前聞貫穿百
家蘊、馬足起人意者信

李子寤矣因假其言以寤世
耶予憇夫世之難寤也彼
瞞於見聞為華胥之徒者安
知不以李子為嚙語耶雖然
啟矇發瞶在李子則既寤

矣。迺若冥於至道而夢覺兩忘，得之言詮之外者，世亦安得天倪生而質之。

雲東病叟陸樹聲跋



李子寤語題辭

中條李子撰次寤語若干卷，自象緯形炁人鬼性命之微，禮樂名物文史之賾，旁及二氏九流，靡不綜覈其說，而以毗政篇終焉。其用心良已勤矣。管子建與

邯鄲生評說混元區別品物論
皇羲以來賢聖之等當官政事
之緒其言皆不傳余嘗慨憶之
即使其言而傳也不知與李子
所詮著孰優嗟乎古今人寐而
不寤或作寤語者衆矣李子乃

能殫其心力參掇前聞間附已
見條列于篇不誠已寤乎蒙莊
之言曰唯大覺而後知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然知之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夫大
覺見吾不得而見之矣乃今詳觀

寤語其庶幾知解者歟齊國太
冲撰三都賦成自以其作不謝
班張而時人未之重也特持以
謁安定皇甫謐上一覽稱善為
之序由是盛重於時李子旣刻
是編而屬余一言余始舉所觀

記復之輒自顧笑曰爾非遽然
覺者何能李子重耶

隆慶辛未中冬望日南京太僕
寺卿致仕吳郡范惟一撰



推蓬寤寐叙

注見同年周子叔夜亟稱中條
李君多也敦行實薄此紛似知
道者至博涉典籍特其緒云爾
并夜生平無妄語余聞竊嘆異
之况余臥病山中杜門且十餘
年而中條君忽特其所著推蓬

寤後時余、爰而讀之、大都皆脩
德治身之要、且於聖經多所發
明、如論易損象曰、忿高如山、恐
深似澤、論孔子戒之、在闕曰不
必闕、然終有勝心、即自傷、和此
皆先儒未發之旨、至世所趨、為
無闕、理性者、一切目為好、物旨

哉、其言之也、君好讀書、即裨官
曲、藝亦皆究心、乃旁及二氏、取
其言之近理者、折衷於多儒之
教、不惟使學者不眩於西、從而
誘掖造就之言、默寓其間、迺毗
以之、篇又孤、商確時事、切中利
病、尤足窺君用學之具、嗚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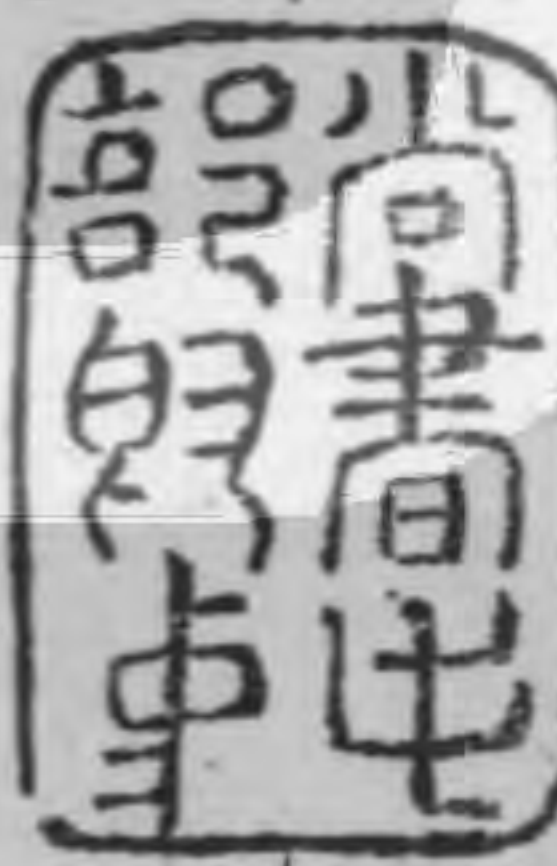
不足成一字長乎在昔我史姑
續墳典正索印以著聞當時而
矣如鄭僞迺不知為以之道然
則叔夜之魚稱於君固有以也
君之先大夫海樓先生嘗留心
當世每汲及時務輒為追叙本
始考究得失如孫河汪海壘

不姑休余從旁聽之亦為忘倦
乃不究其用而以貽君之學
善習而學之也余生多他長邪
性嗜學每與紳夜剖析疑義每
授而見辨於生徒後今觀中條君
此刻庶幾與廣陵數同調矣卷
末後載粹於遺篋每條余多有

茲焉故為述今昔所聞見者如
此乃若寤語之義則余方在寤
中未足以知此也

陰曆辛未冬十一月吉日南涓

李昭祥書



推尊寤語引

太史公云富貴而多磨滅不可
勝比唯個儻非常之士始焉在
左馬李杜淪落不偶而在一
家之迺千古之蔚玉之澤昆作
者首撰述之乃與誰綸乎之豪
人偉夫不垂之緒至則必秉之
史以藉不秉之史藉不必發之

宗逸肯以奇為奇破不羈之才也
迥今讀之薦氏推蓬寤寐則
見在綜太玄之遠之子雲海思
說苑之奇句更生如程竅象同
之與之伯陽諒洞此化以奇
硃不羈之才不試之麟其史以藉
而僅抵之志宗逸一旨在耶
志之為氏家學之傳則有大

父鶴學子博乃爾海樓憲副兼
裘雲燦譜業至煌為之毓其
菁華而遺之以當世朗照也夫
以之為氏之才使不為矯然望
馬馳之樞未也姑以至嘔頓
壺而咀英携實炳矣如是非
自至江州岑寂以汶之行
之者以此大史公將以必陽之個

僅非常之士之在馬法君子亦有
於擅志也余固務重允薦氏之
彈贊之步簡屐以女品評次
茅參較如末覃思焉採舒
之寤之子前叙詳之美余了
之

錢志學聖和甫識



推篷寤語自敘

舟之亡所見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寐障之舟
匪篷則丹厓碧流在望矣人匪寐則開戶發牖昭
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則心光目
色朗然鬯矣余夙慕古人奇節軼行操鉛槧以干
有司之知恒欲稍稍施用於世顧性拙命奇迄不
如志馳逐而不知止久矣夫余之寐也歲庚午始
捐舉子業謁

天曹選將從遊搢紳先生以求通余寐焉挂帆北征
時適春莫每推篷坐舟次縱觀淮徐齊魯之風物

仰瞻太山之磅礴北顧黃河之奔流蓋天下之大觀幾得其半矣迺喟然歎曰偉哉山川天其假此以通余之曠曠耶夫六藝之囿至廣道德之淵至深其高達于無上其卑入于無下藏若江海達若康莊學者曠然而通爽然而明則內外之分弗淆榮辱之情靡忒卽鍾彝竹帛猶且與吾性不相涉入也況乎挈量進退于咫尺間哉余自少迄茲鑽研故紙汎濫諸家窮晝夜之力不廢且濡染先公遺訓咨諏先達名言孜孜惟恐不逮者歷廿餘年矣茲遊也迺因舟中多暇攄夙昔所知解表見古

今嘉聞懿行可垂世則者間附已意形之楮素累數百條總若干卷庶幾哉啓昔之寐而爲今之覺乎雖然昔人有言夢中說夢自以爲寤矣匆匆然與人言之不知其尙寐也余之寤也母乃類此其方夢也不自知也夢之真醒也不自知也同余夢者亦不知也惟先覺者知之今學士大夫高明俊爽輝映先後其於道德閭奧固有神悟而心解矣余也幸觀太山之崇高與黃河之縈帶且仰觀天子宮闕之宏麗矣而非求如歐陽子之文章與韓公之才抱若蘇子所稱者以盡余之大觀則又烏能

推篷寤語目錄
自已也因名曰推篷寤語以俟當世之先覺君子
肯

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雲間李豫亨元薦甫敘

推篷寤語目錄

卷第一

測微篇_上

測象緯之微

測形炁之微

測神鬼之微

卷第二

測微篇_下

測人性之微

測物理之微

測定命之微 夢兆附

卷第三

原教篇 上

原空寂之教

原清靜之教

卷第四

原教篇 下

原因果之教 輪迴附

原養生之教 胎育附

卷第五

本術篇

本堪輿之術

本醫藥之術

本卜筮之術

本星相之術

本方伎之術

卷第六

還真篇

還本性之真

還倫理之真

還世路之真

還奉養之真

還游覽之真

卷第七

訂疑篇

訂禮樂之疑

訂名物之疑

訂文史之疑

訂遐方之疑

訂山川之疑

卷第八

毗政篇上

毗任用之政

毗輔理之政

毗阜民之政

卷第九

毗政篇下

毗國計之政

毗邊備之政

推蓬寤語目錄畢

天水趙謙光曰始先生之論著是書也隨得輒書未嘗以類相從猥以校讎辱不敏得受而讀之校且竟析其書爲篇者六以象陰六之數析其篇爲卷者九以象陽九之數又析其篇爲類者三十以象三十輻共一轂之數總計爲章者五百五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數五地數五因而什之爲五百五十而其數適相脗合也編成以復先生先生矍然曰鄙人惡足以當之哉迺于篇端各弁之小敘于是類別義明爛然成次矣是書傳且不朽謙光不竊有榮附哉因識詮次之顛末如此云

推篷寤語卷之一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上

元薦氏曰究至理若探重淵愈探愈深淵乎微矣孔氏歿而微言絕三代以還世所稱通微之士或鮮然天雖高以管窺之則以管得海雖深以蠡測之則以蠡得理何嘗扞人而使無間入哉不揆淺鄙每希臆度玄遠時時有睽隔輒廢寢食以思曰思能通微豈欺我哉于是思之至深日月居諸積

有鄙見爰紆簡牘為測微之篇

測象緯之微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為霧又云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氣也雷以為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炁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王充論衡云雲

霧雨之微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為甘露河圖云赤水之炁上蒸為霞曾子云陰陽之氣亂則為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為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為虹蜺侯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觀此諸籍猶可考信若橫渠正蒙之言特臆度耳

先儒謂陽在外陰在內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
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陰陽和而成雨
此非實際若風雷交作雲雨竝至將何以為解大抵
雲霧風雷雨澤皆一炁之所為作也氣之奔騰凝結
小聚則為風雨雲霧大聚則為雷霆電至大則為
驚雷飄颺至小則為煙嵐霾霧雖皆陰陽之炁所成
而非如先儒界限之瑣瑣也余嘗駐舟江干早見一
江煙霧霧散則風隨之起風少息則雨至于是知一
炁所成不可分晰太過

古今稱日月為二曜然月受日光曜非月出月不足以
配日猶地不足以配天也竊以天地間物惟火日為
外光月水為內光然日者火之精陽燧可以取火火
固日之餘也月者水之精方諸可以取水水固月之
遺也外光者主播施內光者主翕受陰陽之義也寔
不同其位置矣道家以日光月光星光為三光則其
光曜不相比倫其取義尤妄

日月薄蝕自有定數非關人事然天道變於上則人事
亂於下氣數使然也若君臣修德則天道雖有薄蝕
人事原無變亂故謂之弭災非人主修德宰執修政
而日月遂不蝕也亦有當蝕而不蝕者亦觀其所蝕

分數之多寡何如耳若蝕數多庶可為人事感召若蝕數少只是陽光照耀人目短不能見也

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也天雖日光焦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也觀日食既則星見中天日方昃則露潤禾黍是已以此知上天之心雖昭昭小明亦不棄於覆蓋之下以共成照臨之功而雨露之滋潤苟烈日方間則恩及之矣天心之仁愛萬物以此可見

景星慶雲和風澍雨甘露玄霜皆世稱天應之瑞有之乎曰此皆和氣所鍾也若人事乖戾天地之氣舛逆卽諸變異應之于是有大風注雨洪水亢旱及之矣然人主之知戒也固當因災變而加謹尤不可因禎祥而遽怠天地之仁愛也固因人事闕失而加警尤不因人事已修而忽戒

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愈清愈剛故在上有日月星三光千古不毀剛故也昔有人至天盡處耳中聞剛風旋轉有聲是也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愈堅愈剛故在下如江湖之底深山之谷多堅剛始皇葬驪山起墳深入黃泉至三百丈鑿之不入燒之不禁始皇詔橫行三百丈乃止可見深處最堅剛也今人稱

神人仙真者亦止浮游虛空九天之上不能到九地之下不能入剛炁所限隔也日月星辰則盤旋於剛氣之中周旋上下運行不息昔人取喻雞子今之雞殼其一元之剛氣乎

昭公時慧星孛於大火占者謂宋衛陳鄭當有火災禘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當同日而火若我用瓘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鄭竟不火然則分野占驗其未可信也然太白食卯竟兆長平之慘太白晝見卒有喋血之禍則以天兆其亂而人適逢其變也若天道雖兆災而有子

產之修政則何禍之有焉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霹靂篙工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水若雨耳因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又薄則成霧與海鯨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況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瀾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更有異者異苑云晉陵薛願義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喻響便渴願輦酒灌之隨投隨

咽祥驗集云韋臯鎮蜀嘗宴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
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
霏然若晴霞狀審如是則虹有物能飲食信矣但虹
本陰陽交接之氣著為形色倏忽即沒何以即成物
相能飲食此殊可怪殊不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
地之氣一聚則成形象生動如雨之蛟龍雷之雷神
虹之虹蜺風之風母殆不可以常理論如花纔含香
則有蟲花方開則無蟲可見只是氣聚

凡十章

測形炁之微

天下之至有力者莫若水雖萬斛之舟千鈞之石載之
無難以體柔而用剛故也故水之流下淙淙然聲聞
數里搏而躍之則怒而過顙性之剛也火則體剛而
用柔故一毫不能承載雖燎原之勢可得撲而滅性
之柔也雖然水可受火火不可以受水注水盈鼎以
火烹之則沸以手探沸湯則灼而焦爛火入水中故
耳火則杯水可救隨注隨滅水不能入火故耳以此
可以辨水火之性剛柔之別

天地間有理斯有炁有炁斯有形是炁者形之始也五
行之言土即四大之稱地五行之言水火即四大之

稱水火但五行言金木而四大所稱不及者木卽水
之液金卽土之精耳木金既有形可見安得復化而
爲物故丹經曰旣已化爲質矣欲復化爲物不亦難
乎哉四大之稱風以無形也或曰地之質大矣安得
謂之無形曰地者氣之聚也萬物皆生於土化於土
謂之非炁可乎記曰地載神氣神氣流形庶物露生
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礦銀礦
與銅鐵錫諸礦大抵皆是童山不生草木然五金出
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是
矣非獨銅鐵錫也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皆化之

漸也久之亦能漸滅道家謂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
寶此比身中金剛不壞之體非世金之論

土雖質巨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耗火滅則息風
靜則寂自有質復歸於無質也故有質可見者萬物
之形也無質可見者氣之本體也始自無而生有復
自有以之無生生化有有無無安有終極不過一
氣之聚散耳

或問洪範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其後太極圖因之子
何獨稱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
炁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四大自未有形而言也

未有形所以為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不化安
得復化而為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
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之成人以之靈昆
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為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
五行在其中矣

水與風一炁也水能負重而風不能負重者水重濁有
形風輕虛無形故耳水之濁者為土土之大至於無
所不載土之堅固者為金金則氣不敗朽萬古如常
不特負重而已此清濁浮凝之辨也雖然西域奇肱
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
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然則制器得法風固
可使負重也與

金遇木則鳴木遇火則焚水遇水則急金遇土則凝以
其種類雖分而其源同出於一炁故耳然五行之炁
常不相離一行之中又各具五行如土之為物植之
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
至如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
火之得水銀即金金之為物溶之得水鑿之得火淘
之得土金之所在則山童即木以至萬物非水不生

木金土火孰非水之所生也萬物非火不化木金土
水孰非火之所成也要之品類雖殊其炁未嘗不流
通善觀物者能求之無物之先則一元生生之理在
吾領會中矣

土與水元是一炁常不相離地中未嘗無水高則不見
水而見土至高則為山為嶺剛則為石卑則不見土
而見水至卑則為海海之下雖至深未嘗無地山之
高雖絕頂未嘗無水以其兩相附麗也如人之血肉
亦自相依非血則無肉非肉則無血
一元之內惟一炁而已炁之屬陰而有質者為土為水

土水之中土屬陽而水屬陰炁之屬陽而無質者為
風為火風火之中風屬陰而火屬陽土深則有水水
澄清則有土水與土元不相離也火熾盛則生風風
煽颺則召火風與火元不相離也就四者而論之則
土水主沉下而風火主升上土水主凝定而風火主
流麗土水主濕寒而風火主燥熱在人身則土水主
血肉而風火主氣息土水主澄靜而風火主運動土
水主收斂而風火主發颺又合四者而論之則土水
能留風火風火能戀土水合而成形土水挾風火則
剛風火挾土水則柔合而成質及其解散總之仍為

天地間一氣耳始焉無質終至於有質合而有形復散而無形萬物何有常哉今人見地水火風體氣各殊豈知其中固流通而無所拘滯耶變易而不可爲典要耶非獨如此凡天下有形可見者皆化而爲氣無形可見者皆化而爲形形氣相禪無有止息陵谷變遷安有窮已惟知道者識之

兩物相軋則成聲兩物相盪則生光兩物相摩則成火兩光相照則成水風土相煽則成塵識境相合則成夢形光相射則成影水石相激則成泡雌雄相交則生人物水火相結則生禽獸無兩則一不可見物未

有不由二而成者也一者太極之體也二者陰陽之用也宇宙之內有太極而無陰陽則天下無可見之諸相矣故曰一故神兩故化合一與二謂之三故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

衣搖空得風可以知氣之無所不在物噓氣得水可以知水之成由於氣故知水之爲物一氣也風雲鬱興雨亦隨至氣之所鼓也水之積則爲江湖非獨水也日中見塵埃飛揚不息則知塵卽是氣但是氣中之濁耳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塵閭室久則塵埃蔽之塵之積則爲土阜嘗見天色晦冥雖無風塵亦

騰驤蔽障氣之動也非獨土也虛室生風苟乘其隙則面面俱有風射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風風之積則爲巨颶非獨風也鑽木得火擊石得火照日得火懸珠得火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火人亦有火物亦有火火之積則爲燎原是知地水火風一氣也四大和合而成人雖品類至微亦不能外地水火風之氣而生

凡十一章

測神鬼之微

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之謂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名義備矣然不知其所以神也適得儒先之論云一物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思慮擬議而後覺也不覺頓足醒悟知此則知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之義則知齋明承祭如在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

天地之氣聚則靈不聚則不靈聚則明不聚則不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震動矣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顯相矣手足腹心

打道年言卷之一
眼耳鼻舌之氣聚則靈明而心上之經綸顯設矣故
搏擊威震未嘗滂善惡也嶽瀆顯相未嘗昧淑慝也
經綸顯設未嘗失仁義也若雷雨少氣聚亦少山川
小則氣聚亦小人物細則氣聚亦細其變現亦不同
凡靈明之炁非獨大風大雷大雨大江大河大山大地
有之凡氣之所聚如大宅院大宮室大營壘大官府
其成也若或相之其散也若或推之非偶然也不獨
如此凡人大興作大舉動大建造大更新大聚會
大喜慶皆有神明主乎其間其犯也能禍之其順也
能福之殊非浪語

凡關榮進戰伐之事動集數千人者則皆氣聚而靈默
有鬼神司其予奪非偶然者故蘇子之於方叔猶不
能私以科第而豆腐閘應死之兵亦不陣亡於他境
也如此則常平之坑卒南陽之貴人豈獨非命也哉
語曰長平坑卒豈皆命犯三刑南陽貴人豈是盡逢
六合其亦不明於命之玄機者矣

天地間神明布滿虛空非必殿宇土偶所在今人望土
偶則致敬在平居屋漏之時則否是未知神之所為
也殿宇土偶所在或反為淫鬼厲神所依附要索血
食未可盡信武當號名山前歲有進香人甚虔自紫

霄遊五龍宮挈一僕與一道士以從半途虎負道士
與進香人去止存一僕號泣而歸武當山虎俗謂之
巡山虎然則進香人誠潔雖未可知彼道士者何以
死哉

襄毅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是以權
奸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必無謂汝輩
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為則自可以致福比
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慎勉之噫人正神祐語誠有見
所當服膺

唐 〇編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為大都醫官年七十有老

嫗請治疾欲往西山以老辭老嫗攜病女至皆少艾
益胗之曰何以俱非人脉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
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益曰濟物吾心也
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至此嫗
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
不妨出入是時

高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
類固不得而蟠據也

神明在空觸之則感金石在懸叩之則鳴人於平時或
未覺也若遇水火危急或負屈至極者則神明時時

顯現厥有明徵吾鄉有一惡奴忘其名其主父死主
二子方貧薄僕之父子反饒裕設宴賀生而不及其
二主二主當衆辱之奴父子銜恨誣駕以盜欲絕禍
種解官被刑慘毒自誣服二子仰天呼曰冤哉我實
非盜而何使我至斯極也是日公吏數輩押赴其家
搜贓杖奴父子已潛置贓杖於其家矣晚宿春申江
真武祠下賄公吏綁縛二主於柱方臥間其子覺巨
蛇緊纏其足大叫衆起視之投蛇於甕用紙密札其
口待明視之則朽繩也衆始知其冤以甕解官冤遂
白是時郡守軫峯熊公令取父子於獄命市衆得共

擊之須臾而斃

人見山之崩川之竭與夫人物禽蟲之異形者率咤以
爲怪不知苟有形可見者皆有神氣充乎其間亦有
知覺運動非直塊然無知識者山氣走則崩水氣空
則竭人物禽蟲氣乖戾則爲幽怪亦理之常故土亦
能生山亦能移石亦能長水亦能決鍾亦能飛石亦
能立神木無祭祀封爵則不行麒麟騶虞鳳凰神龜
靈芝非國氣家氣盛旺則不生皆有神主乎其間也
人以物視物故窒而不通聖人能以神視物故變化
不窮通於萬物之性

余嘗問客曰天地有知乎曰不知天地無知乎曰不知
客問於余余應之曰有知曰何以知天地之有知也
曰以人與物知之天下之事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
其源視其委人者天地之子氣也物者天地之委和
也民所以能視聽聰明者非人自能聰明也天假之
聰而人得以爲聰天假之明而人得以爲明天地得
其全而人得其偏天地得其大而人得其小耳人知
人之聰明而不知其自天地之聰明中來然人之聰
明猶滯形器彼天穹窿在上彼地舍弘在下何物之
聰明似之一聽而迅聞四遠一視而朗照十方所謂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非誑語也不媿屋漏君子尚知
慎之

鬼物之假託非獨生人也卽如世間崇奉諸佛諸神塑
像大都鬼物所共依附顯見福禍以要崇信殊不知
諸佛諸神俱以虛空清靜顯化世間接引濟度迷蒙
豈逞胸臆以施福利降刑禍於善類也此必無之理
吾夫子敬而遠之之訓真千古不可易也

世有鬼物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多假託名公卿才士
人以要香供索廟食大都依約故態造作前言宛若
其人復生及究其真則實非其人也然則所謂其人

者何以寂無所見而鬼固能託之以為資也蓋生人在世聰明正直英雄豪偉之士死則復入陶鈞沉滯而為鬼物者蓋少惟世間有一等淫厲之氣魑魅魍魎之屬自能為鬼或有負屈銜冤之人浮遊虛空與聲塵相為上下者亦能為鬼固非與世間正直英雄之氣可倫比也明理之士尚其察之辨之勿惑鬼物以術煉致之乂能使附耳而為報縮地而為近寄人而為夢空中而使言能使負重能使移物能使飛砂能使代杖能使魅人能使成江河能使成丘阜能使身飛走能使致水火種種不可說皆鬼物之所為

也此等事世間多有然不能以正則反為鬼所侮卒為鬼斃此費長房所以見殺於鬼也此又學術者所當知

妖鬼之附人吾目見有二事其一徐氏女年甫十五六頗有媚色一夕夢數官府乘轎馬簇擁而來呼而與語欲令同去彼女堅執不往明晨沐面即照見水中

有官府張蓋者如昨夢數日復見夢挽手書字於臂厥明見左臂側有二夫人三字紅如血染不半載其女暴殂其一女巫年十五同母嫂車戽水次忽為鬼附凌水而歸衣履竝不沾濕歸而斷其織家以為狂

世說新語卷之一
也不復顧一日出至水次有神像版自水浮來近女
女取之歸謹事之不數月遂有衣飾之饒鬼語病家
使請致之竟為巫斷疾患頗驗其餘耳聞為鬼所憑
者不可勝數也姑記之以俟明達者詳焉

嘗聞有一妖鬼挾人魂而遊行者約與同往數百里外
觀一美女凌晨而往令魂閉目恍如在人屋簷上行
頃刻即至其地美人方熟睡彼此共觀讚嘆少焉天
色幾明仰見虛空中滿空神明不敢行隨隱寺前旛
竿之側竟日日將沒時方盛暑與魂約至寺前水池
沐浴方入池見金甲神人操鐵錘錘之遂隱入水中

少頃天暮乃得歸大抵鬼物俱不敢晝行以晝有神
明故也想吾人所見日月照臨神光晃晃赫赫者非
鬼所謂神明者耶即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已

世傳鬼物能先知人貴賤禍福此未必然蓋緣貴人多
有陰神隨侍福神多有善相相從鬼物見其侍從故
能先知其為貴人也昔有貴公微時過廟鬼見輒避
匿夜託夢巫者云能為我立一屏廟前庶可得安巫
問故云彼貴人有陰神隨從我輩不敢見神也巫為
立屏復夢來謝如此則鬼非能知貴人能見貴人之
擁護耳

一人能爲一鬼萬人能爲萬鬼則鬼充塞天地矣一物能爲一鬼萬物能爲萬鬼則鬼彌綸宇宙矣故知一元之炁升降上下凝聚而爲人及其散也復入陶鑄而爲人與物惟平生修心煉性曾下工磨煉者其氣堅固卒不易散亦有投胎奪舍者以及英人傑士聰明正直雖不修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能游行鑒觀四方常住不散理亦有之下此則臨死負冤銜恨之子非有慰解亦不消散但鬼亦有飢餓窮苦諸厄非如莊子所謂南面王樂者觀其要索施食焚楮可見大抵鬼不託化亦其苦趣

鬼物之變態不常頗窺傳記時有相類者可以見其情狀也有魑魅魍魎之怪其形甚巨而長望之有形卽之無踪遇之多致凶禍此天地間之淫厲氣也有人死而成形者夜遇之多爲所壓口鼻塞土或時致死遇人則鬼物遁去可救有物久而成精者凡物在世年久得人精多率能成怪如草木器物之類可躡蹤而得斧碎火燼則除有人死據丘墓以爲宅者夜遇其處多見高門巨室陳設盤飭其僕從卽冥紙從人爲之明晨始知墓處有人死爲魅以迷人者精氣未散婦人遇之多病狂惑歌舞目見其人之至而他人

却不能見此可以靈符鎮壓而除又鬼物夜遇人則隨之行伺便魅之人有覺者卽緊抱之或堅負之行天明多化燼木朽炭或化爲羊之狀又有花月之妖乘少年之慾心則魅嘯梁之鬼據院宇之空間以居如此之類萬有不齊有莘之降伯有之厲何代無之君子但須臨之以正付之不見不聞可也

嘗聞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客不敢宿一士夫過之性素剛正云是焉有此我可卽宿館人阻之弗得乃仗劍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請公掃除公偉其言令擒至麾劍連

斬數首土神不見明晨喚家人家人不應乃所斬者父母妻子奴僕也悔恨自縊而死其與邑丈人因黎丘奇鬼刺殺真子之事何以異哉噫彼士夫者亦可謂正而不知矣一土神能擒之一過客能斬之何足謂妖哉

綠雪亭雜言疑劉阮天台遇仙之事曰二女旣仙必能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迷齊諧者之附會也余聞自炫其身歎語移時卽薦枕席者大抵皆狐類然亦有仙女

打金針言卷之一
鬼女不可一類推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
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以此辨之自得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炁所幻耳有一貴
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
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許里
山逾深心恐甚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
遞之近也既近非人所攜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
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余謂山
中之炁無所發洩則夜光而為火地中之炁無所發
洩則湧而為泉水火一氣也人顧信泉而不信火何

與

我松張澗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
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
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矚之見一老嫗
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紵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
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
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
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
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
亦群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

已可見山中光怪每每有之不獨火光為然也夫人
之次女即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為予言甚詳非妄
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楚吳越
間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間人又率人祀靈
哥俗謂之魯橋仙諸處崇奉不同其為不正之氣一
也此神多能移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為夫婦
交合之狀魅已則止家有犯者百計不能祛故俗長
奉惟恐後但人家方隆盛及貴富人福厚者彼自不
能干雖然一正可以驅百邪所干者大抵妖媚婦女
及淫邪少年耳

妖不勝德其轉移在一念之間嘗聞有蒞郡事者郡治
後有小神祠前守率歲時祭賽不敢怠彼堅不肯賽
曰豈有為守而顧為神所挾耶夢神謂曰不祭將殺
汝長子已而長子亡又不肯賽復夢曰不賽且殺汝
次子已而次子又亡其妻苦勸之乃具祭祭已羊豕
牲醴之屬頃刻昏黑盡亡去守曰是必有妖物躡之
得其蹤掘穴有老狐焉鐵鑊於廳事之左問二子所
以亡故彼曰是命應死特假此要福耳因歷願入諸
可欲如貨財美色珠玉等類以贖罪俱不應復曰願
入諸古今名畫古書以贖不覺應曰諾即不見竟不

可復得可見妖鬼所以得去與不得去者在人一念
聞耳欲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
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
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
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
能魅人以覲父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然
則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

人言千年楓樹化為羽人信夫昔有一道者入四川深
山中依大樹棲息既久忽日有五老人揖道者言曰
吾輩近有大難仗公扶救道者問之曰五人生此山
久矣明晨有奉 朝命採吾輩者過此故來告公耳
道者曰諾凌晨治茗具至道口迎採木者問所欲曰
山有五樹貧道所庇息幸勿採採木者喜命匠者一
山俱勿伐至今立廟祠焉噫樹本無情千年化為有
情則夫貞女化為石千歲之狐化為美婦又何可勝
道哉

凡二十六章

推篷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曜書
袁宸章權刻

推篷寤語卷之二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下

測人性之微

萬物以形相禪未有不由父母根株而分者齊丘子謂一形可分為二二形可合為一是矣然萬類相禪之中靈明特異者其蕃育獨難尋常無異者其生化特易如人類之英傑草木之蘭桂禽鳥之鸞鳳走獸之騏驥是矣非獨此也一類之中又有一種特異者其

生育獨難如貴宦之胤嗣草木之奇秀與夫游魚之
金走兔之玉是矣君子知此則思所以惜芳蘭除蕭
艾愛惜人才養成梁棟

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答曰如入胎經
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
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洽今之不流者地所持
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若
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圓覺
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
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

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觀此經論
參究四大假合因緣亦略可見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炁在上陰
炁在下惟陽炁在上故有耳目鼻口辨色鑒聲嗅香
知味與衆體特異且耐寒經風以陽氣存也自頭以
下爲陰氣不辨色聲香味非食不飽非衣不煖自腰
以下腥臭非復上體之比至於足之揣摩與手之運
量大有不同爲其爲陰氣存也惟其陰陽得位是以
爲品彙之樞紐鬼神之統會能立綱常建人極識禮
義與萬物異耳

天地之靈為陰陽之神人心之靈為血氣之神其神不
同其靈不異故人心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也
一為身口所累故昧其德與明而與天地日月不相
似矣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徧天下之財不足愈
其貪名韁利鎖麩藥輕肥富貴者過其分量貧賤者
恥其不及其情可勝言哉要在遷善改過息業返神
庶有以復天地日月之初而靈亦相似

與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
齒即角之所變翼即足之所化也無角則為齒無翼
則為足矣造物固無心也人之知慮亦復如是勞心

者或不能勞力尚武者或不能修文長於言語者或
短於德行長於政事者或嗇於文學此蓋天之分量
人不得而違之也若縱之將聖非夫子孰能與之

人之精神亦自可以流通小人勞力則其心自不足運
籌君子勞心則其力自不足負戴使小人日勞其心
則力亦不能負矣君子日勞其力則心亦不能運矣
非獨此也所勞在目則一身精神盡輸於目以供視
所勞在肩則一身精神盡轉於肩以供擔所勞在足
則一身精神盡運於足以供步非獨此也盲者無目
即心可以為目孿者無手即足可以為手則者無足

卽手可以爲足非獨此也代杖者久習則忘杖作勞者久習則忘勞瘡痍者久習則忘瘡痍卽此諸可類推其外善作者無誦善誦者無作能詩者無文能文者無詩雖王楊韓杜不能兼長也人自可精於一藝耳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乳此乳氣盛出以爲驗惟亥子之交則兩乳俱通故丹書謂之玉洞雙開是也惟物亦然猫之眼珠自卯至

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棗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知哉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於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不生者泛應而不窮不化者其際不可終

邵康節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何也命在首陽在首也命在根陽在根也萬物無陽則不生蓋陽乃天地一點至真之炁發生處全在此非陽則不能生活非陰則不能凝定故

陽雖賴陰以成形陰非陽則塊然一物而已耳丹家語云分明只是一點陽鍊成萬劫無窮壽故君子養陽之功一日不可缺

或問人身鬚髮皆因年改易而鳥獸之毛羽曾無變易者何也曰人身之鬚髮猶之鶴之頂孔雀之尾雞之距象馬之齒犀鹿之角也故人之鬚髮物之頂距齒角此其可與時變革者也皮肉毛羽此其不得與時變革者也大抵與生俱生者不隨時而變革不與生俱生者則隨年之多寡以為盛衰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其大較也皆由於地氣澆淳厚薄所鍾而然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湯與文王俱長九尺其異者則伍員身長一丈眉闊一尺公孫呂衛大夫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楚漢之間項羽韓信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餘宋元以來名臣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皆長七尺則今不逮古明甚至於西北東南之產軀幹殊絕西廣苗夷其小猶甚年雖壯艾僅若童稚此非地氣所鍾聚哉其有間氣恢偉非地氣所囿者則為名人為鉅卿又不可以槩論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夫人之生也外濁四大雖自
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不為古有不為今亡其
老死夭亡者皆是稟賦厚薄調攝不謹之所致臨期
之際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身中自
不能容却為惡濁之氣逼逐渾淪一軀從口鼻中飛
去既出此軀便不能復歸故體隨感而化觸胎則成
人觸類則成物觸草木則成魑魅至如水溺火焚非
數窮者則為光怪惟天理全者則大虛無塵萬古恒
在

死生之說譬如草木春時生發紅花綠葉相隨長茂及
至秋時樹木枯落枝葉飄零復為煨燼然其生理終
未嘗息至明年春時仍復長茂如向春時人之生死
亦復如是人死為鬼鬼復為人理如轉環無有止息
人不覺悟枉置欣戚怖畏展轉其亦不通晝夜之道
矣

易曰精氣為物游魄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
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於鬼神生死固已言之矣
而獨不荅子路之問何耶蓋知物之所由成則知魄
之所由散故鬼之理即寓於人之中但有聚散之差
耳知物之所由始則知物之所由終故死之理即寓

於生之內但有始終之殊耳知其聚又知其散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夫子雖不荅子路寔已盡告子路也惜當時尚未悟耳

今人謂人死魂氣歸天體魄歸地似矣但不知所謂魂氣者果何物蓋人身所具軀殼中自人所見形體之外別有一箇混沌全體之神一如人形但差小眇充於軀殼之內生則藉以運動死則為衆體惡濁之氣逼迫上升自口鼻而出既離身形卽不認屍體而屍體遂不復生動其神出游浮颺天地間復為陶鈞所化人死每令人屏開欲起身去者為此也神仙之所

以為神鬼物之所以為鬼胎之所以復投舍之所以能奪皆是物也但人年少則神壯盛其神亦大而長年老則衰微其神亦小而短又新鬼大故鬼小久亦漸滅死而來享於子孫或感格於請召其應否亦以此辨晰此語自千古來誰肯拈出向世人道也

一方土地風氣自有一種淫厲之炁浮遊上下則為鬼物作福作災降生世間則為寇賊奸宄死則復為厲鬼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士君子稟天地清淑精明之炁以生又能澡身浴德寡慾養心不為利欲之所汨沒恩愛之所牽纏則其去來翛然無罣無礙死復為

神亦無足怪者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其去其來端有所自

中吳唐子畏名士也以飛謗逮拷詔獄備具五毒人問之曰其時迷不知人止見魂飛訊廳簷端蹲踞自若可見魂以楚痛迫逐而出不附體也軀殼中別有一神於此可見曾記搜神記云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獾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然則似獾之物其良馬之魂與

人之有生五情之好惡汨於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無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旣聞而知之旣見而識之旣更而歷之安以企久生爲哉雖然得道者無心於久生亦無心於速止究其所欲以俟其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觀之古記如此則吐故納新以致壽考理有固然但不當逆理以偷生耳

凡十八章

測物理之微

天地生人物更離不得陰陽孤陰無陽則沉重而渾濁
孤陽無陰則輕越而飛颺是以俱不成人物其成人
物者必陰陽之交互也但陰陽有內外上下之分耳
陰在內陽在外在人則為男在物則為雄陽在內陰
在外在人則為女在物則為牝又陽上陰下則靈明
上出陰濁下凝而為人陰上陽下則陰濁住上靈明
歸下而為草木又有一等陰陽交互不分者則二氣
駁雜而為禽獸魚蟲蓋陽主明明主知識陰主暗暗
主胥質也

陰陽雜揉則為物然物類之中又有靈蠢不同得陽氣
多者則靈明得陰氣多者則重濁如豕如羊得氣最
濁故首與身齊管最蠢如馬如犬如牛得氣稍清故
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猴形體似人能俯能仰獨靈
於衆類熊形體亦似人有手有足能人立而行故能
知設誘主姓名然竟溺於酒則以其不離禽獸故耳
然則靈於萬類而為人者豈可不思出類拔萃之道
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
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
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
秋則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如是牛生則拜四方烏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為螢鼠食鹽則變蝠雀入大水為蛤此物有變化也雖則如是聊舉一二不能盡陳人之知時報本與夫變化顧不鳥獸若焉何哉人之知時奈何曰春因夏析秋夷冬燠弗爽其度是也人之報本奈何曰尊祖敬宗父天母地弗忘厥始是也人之變化奈何曰為聖為賢成仙作佛弗違其天是也不仁之人反是恣慾傷生不知宜嗇之時暗侮君親不知宜報之人安於愚柔不知變化之道舛亦甚矣

天下之物至小必無所不足至大亦有所不周蟻蝨蠓蟻至小也隨地浮游樂其有生其知亦足以自周其身至大之物如象之無膽牛之無齒兔之無脣龍之無耳其身之形象亦不能盡得人類之全以此知天地生人生物不分巨細皆畀之以生生之理皆不能賦之以稟受之全竝育不害而卒無全功造化之機有如此

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隨形氣之所遇或假異物以為體或散同體以為物翱翔飛者或化而為悞動穴處者或化而為林棲或因形而移易或因性而反復或以

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因或無所感而化或無所
交而化有止一陰陽而自生化有非陰陽而能潛通
或化於氣或化於味或化於習或以無情而生有情
或以無知而生有知或以同類而相生或以非類而
相生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化變化無常未始有極
如列子所稱物化者奚可勝窮哉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
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
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
遇鯉則為鯉遇鯖則為鯖也吾松有四鰓鱸卽蘇子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著蘆菁間如水
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澇則子不得曬盡成蘆
菁是歲鱸遂艱得嘉靖四十年東吳肆祲三四年間
鱸幾絕種以此也

氣之所至倏忽變化曾記嘉靖己亥年間東吳諸邑河
中忽多魚始焉一舉網得數斤已而一舉網輒數十
斤甚至瀰望濡沫魚頭盈河市價甚賤味亦不佳如
此半月復舊不知何自而至又一日大風忽起風中
有紅蜻蜓隨飛約數十萬濩落庭除草木皆滿予方
窺園見之頃之不復有物理之不可解如此多魚之

境亦無他異

嘉靖四十年間吳越之境大水異常淫雨不絕其年諸處多出蛟有親見者問之曰從山中出時先有火燒其地出時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甚光滑有小民閉鍵竊窺之亦無甚驚恐既入水則成驢形但不見足浮游而去然聞蛟出江尚須游衍江中若遽入海多死可見神物變化甚難蛟之所過不敢傷害物命謹天律也

魚者火之化水中有火故形體象火之焰其味之美者性尤熱火也凡寓形宇宙間者無不自地水火風之氣和合而成但各以形類相禪性熱者多性寒者少蓋非火則物不生化亦不能生動故厚味濃品大都足以召疾火故耳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齟十一年而下四齒齟十二年盡齟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齟十七年上四齒齟十八年上盡齟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

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人謂草木無知殊不知凡有陰陽者未嘗無知枝葉榮枯可以占家之興廢林木衰盛可以卜地之災祥及析居而荆樹忽枯同處而荆為復盛不謂其有知不可也非獨如此而已也凡草木之有藤蔓者不假推移悉就繩網不爽其度非其有知何以如此方長不折正謂與萬物同體若其無知君子之仁之也殆不若是

或云禽鳥有一定之性而人之善惡顧有變動不居者何曰此人物之所以異也逢蠱蟻君臣慈烏反哺鵲鴿

兄弟性固定於初矣然未聞易逢蠱蟻之君臣而能為慈烏之反哺亦未聞易慈烏之反哺而為鵲鴿之兄弟也何者物性之明僅止于此如牛之觸馬之蹄也人具五行之全故無所不知能亦無不可教習但全中不能無偏則或明於此闇于彼反禽蟲之不若也非不若也明之全有所蔽也甚而流入於惡不可復反則任其所偏以底於極耳然則何如曰識其重而亟反之則因明通蔽善不難至矣

氣無所不貫故物無所不生非獨水生濕化也火山至熱亦有火鼠火雞雪山至寒亦有雪蟲冰蛆石宜不

生物亦有些紫菜蒙茶之屬海底宜不生木亦有海樹
珊瑚之屬人身中有蛔蟲尸蟲之屬生中有生也凡
死物得風日之化則生蟲死中有生也孰瓦露風日
久則生草火退而氣入之也木成炭則不生氣為火
絕也樞尸久不腐朽氣不能入也戶樞不朽流水不
腐氣之動也凡天下之物凡有氣得貫者未有不生
物者也物生則化化則地水火風之氣輪轉不窮矣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雞嘗獲其
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脊國在北
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
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尤與中
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產云

凡十四章

測定命之微

帝王受命必有徵應唐興慶宮卽開元龍潛舊宅其里
名協開元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周袤
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傍復
出水其沼浸廣時卽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
移居遂洪洞為池蓋符命之先也後為興慶宮噫神
明所在則神龍與之俱故云雲從龍風從虎

真人所在則風伯雨師從而擁護之氣之盛也項王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兵大亂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昆陽之戰莽兵百萬大風揚沙虎豹股慄光武遂勝又王郎追兵將及光武至滹沱河候吏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果合得渡夫豈倖致哉蓋天瑞也人有富貴榮祿於後者亦復如是其風雨皆可以呵叱而召今人所禱而得應者亦術人專精氣聚故天亦應之耳

帝王氣象不同其出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邂逅為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因唐使徐鉉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大笑曰寒士語耳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
天萬國明鉉大驚服世傳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夜卧僧寺詩云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尤有包括宇宙氣象帝王自有定分於此可見矣

宋真宗諱恒生有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姿表奇異初在潛邸號壽王太宗命一僧善相者遍閱諸

王僧至邸真宗方寢息不得見僧復命曰無如壽王者太宗曰未見何以知之曰見王門三僕皆貴人以其知之謂楊崇勳張耆郭承祐也予謂受命真人其左右僕從率皆侯王貴公故隨指使而克捷若敗亡之人其所服役大都降囚死卒殭屍俘虜耳豈足與真人抗衡哉古語曰此帝王之驅除也信然

楚共王無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夫以一祈禱之間歷歷

受命如響如此且共王生五子而三人為王亦異甚矣噫有邦有土天所命也其可妄干哉

后妃之祥自有天定姑記二事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鬢一目楊太后擇配宋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蛻瑩白如玉及醫去目醫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為帝后夫觀后妃有定如此則帝王生有天日之表亦何足異

事有前定然非人所能預知蓋天之所祕不可漏洩雖

鬼神啓告夢寐徵應止得形似事後乃知如馮京作馬涼之類是已天以功名利祿奔走人世若卽宣洩何以勵世君子直須修身俟命不立巖牆不近桎梏其餘聽其自至而已古語云一心順理行將去萬事隨天分付來順理二字極可玩味

先儒有言行同而報異可以言遇而不可以言命殊不知所乘所遇之不同卽是命處西門子言北宮世族年貌言行與余竝而貴賤貧富與余異以爲此厚薄之驗東郭先生謂之曰汝厚於命薄於德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之達非知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

也皆天也非人也西門子于是不敢復言夫知西門北宮之所以窮達者庶可以語知命君子矣若更歸之於遇則夫子周流四方之齊之蔡之陳之宋之楚而何皆不遇耶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亦猶草木之生自根而苗自苗而實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今之厚於命者或因於昔之厚於德今之厚於德者或爲異時厚於命之積未可遽以當生之所爲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

而貧惡也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爲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皆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以謂樂天知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亘古今來載藉極博未有不以命爲言者蓋命稟有生之初乾坤之間氣祖宗之厚積嶽瀆之降靈地靈之發洩前生之修種倏忽之間咸於此乎定非有生之後所可改易世有大貴富人或兆於夢寐感應或徵於鬼神告語數十年之後應如桴鼓不爽毫髮他如官職居止隨從子嗣亦皆前定非知謀所可變華人之營營奔馳者祇益勞耳故曰

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贏得做小人

命出於莫之致而致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然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

死生有命非可趨避偶會山西蒲州舉人高姓失其名因談蒲州地陷之事高亦在難云是夜有聲如雷自

西北來地震動頃刻間房屋俱倒塌其所臥房梁棟亦倒臥內夫婦二人及一女一使女俱熟寢聞聲始寤見屋已倒覆其身僅離身二尺許自分必死矣少頃見屋裂一縫僅三四寸透月光入臥處曰是有生路然何能出少頃搖動不定屋裂至一尺餘乃躍身與夫婦子女同出取衣覆身則縫復合矣幸免於難後丁卯登秋榜其兄亦庠生竟為屋所壓死且云伊兄二三年間時時發狂悶叫曰屋瓦木石倒壓吾身死矣醒而問之則不復知觀此可見自有定數其年蒲州民人及難者甚衆免難者十之二三耳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璞為武吏躍馬而來曰吾為隴右三州掠剽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乃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則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必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兢勉之哉躍馬而去人生藏蓄世金有餘尚有掠去者彼以妄心希冀燒銀如夏侯嘉正者豈得遂其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之願哉

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昔蘇

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觀此二事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而况乎傾人取位者乎躁進者可以戒矣

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自守之為愈也唐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諭意能以墅奉丞相當取右職復不允由是坐廢改同州刺史復發觀察使儲粟貸百姓有司劾治削職後數年竟拜兵部尚書夫其齟齬仕路之時視榮進者誠拙矣然卒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無益之明徵哉

昔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所秘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為似足祛世人之惑

事有前定人皆知之然有非知所能測者如火德未炎
赤烏已流白帝尚在素蛇已斬條侯鄧通不死於兵
不死於刑而獨死於飢餓此皆不可以理測者聊舉
近事證之先祖訓導鶴峯公諱霆方家食時有同里
楊姓者延置西塾寢處一樓夜夢有人告之曰此汝
第三子居也已而生先父海樓公諱日章行第三癸
未登進士第官至憲使竟置此居其時先人尚未生
上海舉人沈雲者擢國子學正忽夢一囚服婦人再
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乞公釋之已而丁外
艱補選復夢如初補判汝寧方就公宴畢太守謂沈

曰適有婦人迎春死犯事上司方委勘君初政一審
鞫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其夢時其婦尚未
獲罪事理之不可曉如此

文裕公書室前植牡丹一株每吐花不數朵是年三月
忽盛開至百餘朵尤極艷麗人爭異之是秋文裕公
得解首蓋先兆云余先大夫海樓公年二十六歲應
鄉舉夜夢桂樹枝上開牡丹四十二朵嘗舉以語人
是年果發科聯捷至四十二歲解官自謂已符夢數
不謂壽止六十七歲自發科至捐館舍正合四十二
年之數云

祥為治徵固治世之所本然非恃以為治也黃簡肅公
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不奏宰相詰曰治世之瑞
抑而不奏何耶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杜棕以
門廕為鳳翔節度使不奏白兔旬日而斃文宗謂棕
曰卿前白兔不奏真先覺也對曰願陛下以百姓富
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觀此則國家之所瑞固有在
矣顧有猫鼠同乳亦以表瑞何哉

元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
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
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舉能兩手持之而

行秦定末德王試之上章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
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
立勳萬里外乃槁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
噫弼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幸矣顧尤命之不
臧何哉

人生衣祿自有定分非可強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匪
其知力足以得之也迺其身致卿相全名五湖其福
自厚故累貲鉅萬非偶然者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
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
撫掌大笑伯龍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兩足天道

尚不能全在人知足知止耳富而可求也孔子猶為執鞭慎勿為鬼所嗤哉

鄉邑先輩有官至別駕者上官遣勸苗洞誘其降而殺之盡取其有徑歸無論數萬金室中廚櫃匣櫥俱滿又散置下地久之聞諸器中俱啾啾作聲又若有喚者云我要去我要去如此數月乃出其藏置田產然不數年竟廢如洗嘗引先祖至臥內聽其聲云然近年搜括嚴氏金一百九十餘萬兩入江西省庫時有一敝鄉士夫監收方在庫忽聽聲吼如牛四顧寂無人迹蓋財賄所聚默有神明司之靈而作聲其理自

有與五代表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事俱相類

韓忠憲公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公道與神明此只是人立脚處順公道則無人非不忤神明則無鬼責人生所可憑藉者惟此

財有定分非可妄取略舉數事一老嫗夫婦躬自織紉有藏金一錠在茅舍北壁中夫婦以死守之既久屢

見有白蝴蝶自北壁中飛出撲之乃銀片也因往發壁中之藏則所留些少耳有擔菜者入都城門尚早忽見有官府分金擔菜者乞之亦授一銚裏菜中入城熟睡人屋簷下主人出搜得之易以錢一貫其人醒擔菜徑歸發金視之乃錢也甚駭厥明凌晨復往都門復見分金者乞之神曰昨煩汝送金已償錢一貫何無厭也有夫婦於牀足藏金十銚夜夢有白衣金姓十人者來辭曰吾將往某處其家方構房吾輩受命當往助之明晨發其藏已化為烏有乃訪其家果發屋基得藏金十銚焉又有一夫婦張姓者終歲辛苦不得一禦寒具是歲計其傭資足可了辦一病幾卒強起其婦亦病罄其傭資乃已觀此則財至不可辭財去不可留彼私知力何以為哉

附夢兆

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謝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故今之作者率皆強為富貴悲壯康健諸語以避凶讖不知凶禍非可避也或能避於意料所及不能避於意料所不及或不虞而詩已入於衰謝死亡之鄉矣事後乃知固有莫測其所以

然者近時陸文裕儼山公最忌凶讖及終作詞曰尋
箇水龕雲島千休百了相知為之愕然明年五月竟
殂

冷齋夜話云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
既覺輒能記之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渡驚濤
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與瑩
中濟湘江是日大風嘗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
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
方憶夢中詩以語瑩中噫元日距三月七日尚兩月
餘而夢兆已如此可謂數無前定哉

或問讖緯之說曰無心之感觸事成應理固有之但不
能勝人事也昔張駿彊理西域張植為前鋒進屯鐵
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
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
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
犁熙率其群下肉袒降噫彭死於彭亡定命固難追
矣然柏不能偏留不能留則人事之勝也亦思先人
事哉

念動於心言發於口皆可以兆吉凶魏文帝問周宣曰
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

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形於言便占吉凶言未卒有宮人相殺之奏可見人心至靈隨寓可卜世有聽響卜者言發於他人而吉凶兆於已亦有舉念占問者隨所見聞悉成先兆非必著龜也又有詩讖語讖物讖夢讖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至也精誠之極也

高季迪夢誌云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吟藝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如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

者與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預以相告與抑精神靈關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與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一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况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為外者一委於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高公之見卓矣雖然夢之應人如水行地水無地不有鑿之即得吉凶無事不有為之即得曰卜曰夢無非兆其吉凶也若無為無事吉凶何有

衛玠嘗以夢問樂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

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為剖析
卽愈當時剖析之語不留傳記予意論之仁者夢松
栢義者夢金革因五行也甚飢夢取甚飽夢與因人
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吉
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紫因富夢珠玉此又精神之形
見有不可掩遏者其徵驗古今數多但因之一字可
以盡之非因非想夢將不成故曰至人無夢心無想
因也

周宣善占夢魏大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
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

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
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
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夜之時
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
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
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
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
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卽
是以觀則夢占之有無理可懸解

古今進用率以科目天道亦以是靳惜於人率多兆於

夢翰林學士環福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者送犬肉一片公彎一臂接之迨傳臚狀元及第蓋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類元字後歷至文淵閣始悟文淵之兆林翰林誌福之閩縣人鄉會俱中公廷試之夕夢人牽馬一匹過前寤而自占曰牽馬在前予祿至矣既而傳臚狀元乃馬鐸公居第二商文毅公輅浙之淳安人為舉子時夢有人提人首三顆授之覺而語人人曰吉夢也勿泄後鄉會廷試皆首選大抵人之出處皆有定數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寐而神定則五臟六腑之神皆化現而成相貌

徵而前知理有固然亦有有夢而未必應無夢而取榮貴者此則係於人之精神所隱見耳

夢而變易頭目鬚鼻此事更異岳某李某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二人俱祈功名之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削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

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敬夫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亦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有哉近有大老中殿試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骨去醒猶隱隱知痛既而官至元輔不爽其夢云

凡三十三章

推篷寤語卷之二

長洲吳曜書
袁宸袁宏刻

